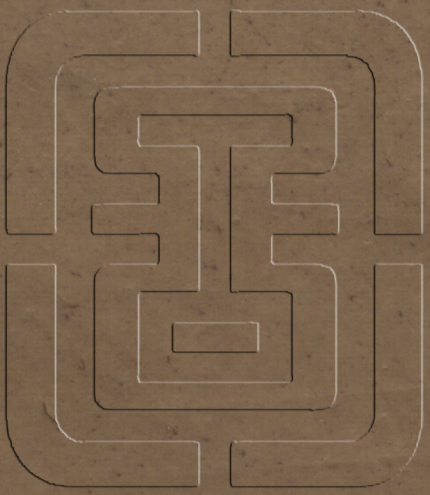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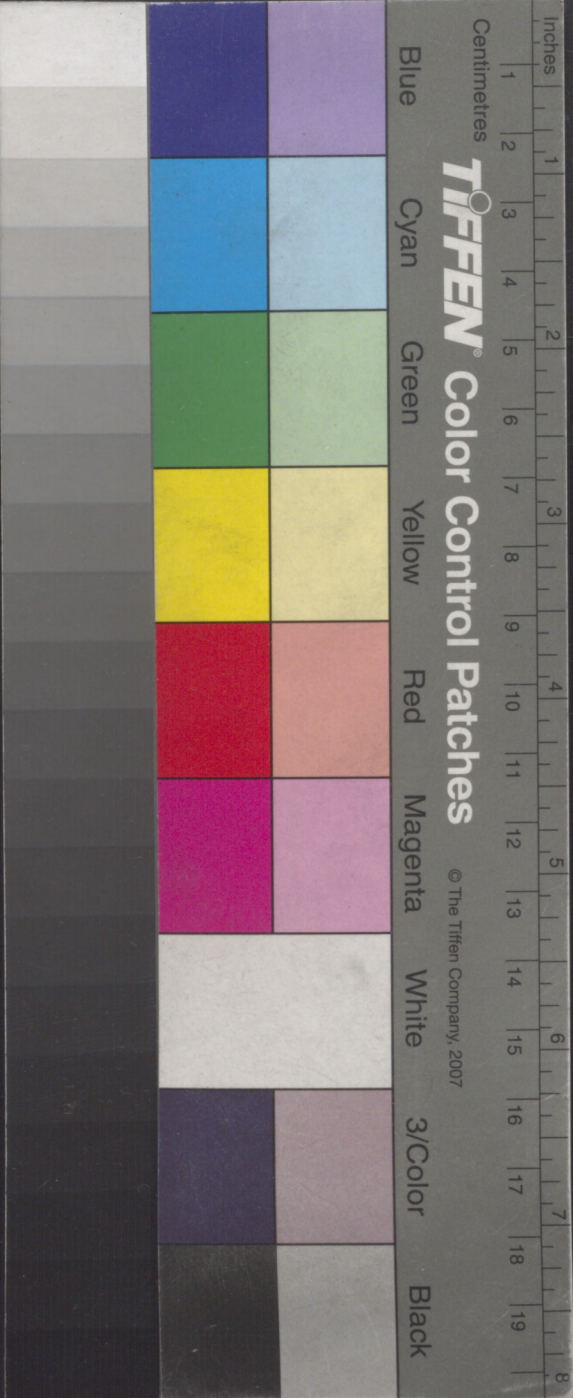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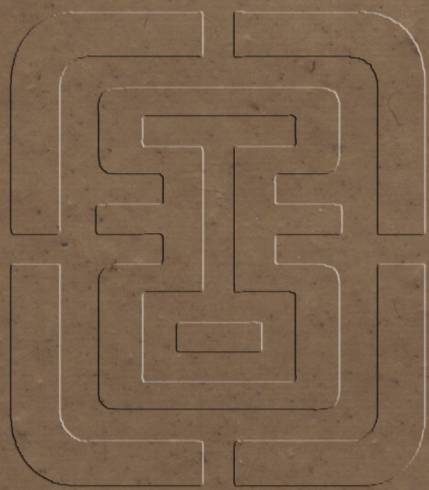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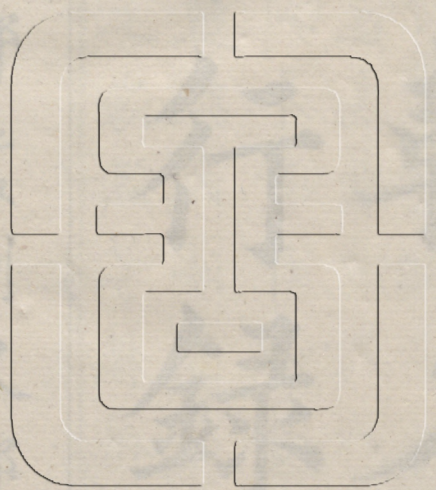
史161-1



五朝名臣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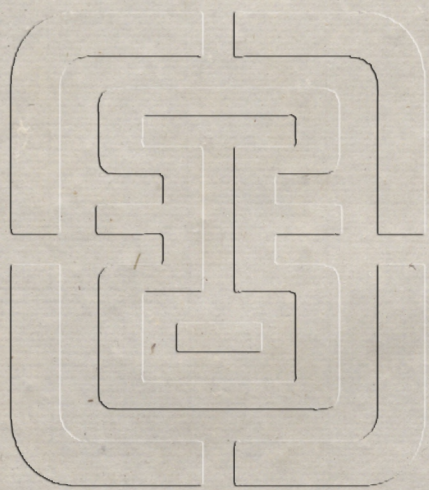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五朝名臣言行錄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海
鹽張氏涉園藏宋
刊本景印原書版
匡高營造尺六寸
六分寬四寸九分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
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
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
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
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
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

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
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尚恨
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
所得當續書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普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昉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齊賢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端

五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二之四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三之二

丞相陳晉公 恕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詠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知節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瑄

第四卷

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士安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瓊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億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暉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迪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宗道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奎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齊

第六卷

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夷簡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堯佐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殊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庠

六之五

叅政韓忠憲公億

六之六 對文簡公繼

叅政程文簡公

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衍

七之二

叅政范文正公

仲淹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世衡

第八卷

八之一

文靜公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

籍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

青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

育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

堯臣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

拯

八之六

魯國王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德用

第九卷

九之一

諫議田公 錫

九之二

內翰王公 禹偁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 奭

九之四

中丞李恭惠公及

九之五

中丞孔公 道輔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 洙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 靖

九之八

待制王公 質

九之九

侍讀孫公 甫

第十卷

十一

希夷陳先生

搏

种放魏野林逋附

十二

安定胡先生

瑋

十三

泰山孫先生

復

十四

徂徠石先生

介

十五

老蘇先生

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王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

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

質奏用王為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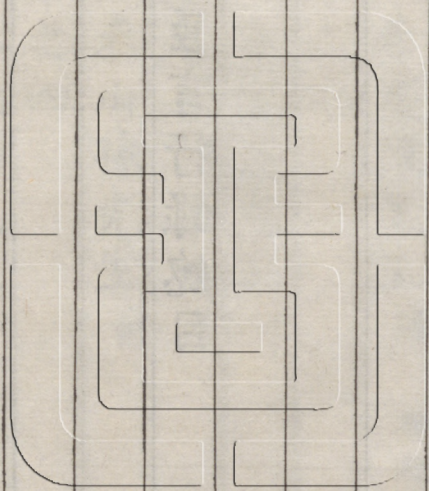
節度辟為推官移領宋州表掌書記

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

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拜

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同

日罷以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寶中



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入
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爲武勝軍節
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
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淳化三年薨年
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太祖廟庭
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竒之會獲盜百
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
之所全活十七八范蜀公
蒙求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
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
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
之無它竒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
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
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
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
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

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
頓首言曰 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復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
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
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
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 陛下哀
憐指示以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
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
子孫富貴迄今不絕曷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
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
人陰刺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
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太祖既
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
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

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
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凍水記
聞○又

王沂公筆錄云 太祖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典禁兵相國趙公普屢以為言 上不得已召
守信等曲宴道舊甚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嘗比
肩義同骨肉豈有它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
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復有女
數人便當約婚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
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弈始終
如一○又程氏遺書云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
簡之策以兵
付逐州刺史

太祖初登極 杜太后尚康寧常與 上議
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

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 太祖寵
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
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聞記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

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果太宗
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 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
成筭所向 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
之曰非臣所知也 帝問其故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

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邵氏

聞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迎謂之曰：

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

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悔。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邪？韓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聞記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

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

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

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

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
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君
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
中不辨也 聞見錄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 太祖意不
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
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寤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記聞○又晉公談錄云普嘗奏事件旨上怒就趙

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就地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進

入取旨其
膽量如此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
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
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
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 上寤乃可其奏 聞記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潜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談錄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

遺普普白 太祖 太祖曰此不可不受

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

諱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

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

駭 上之僥度 談苑○又記聞云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

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

普以寶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

當奏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王始爲相 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
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
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
受賕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叅
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
術 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
爲宰相以天下事爲己任沈毅果斷當世
無與爲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 太祖叅決大
政及疾篤 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 太
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此
皆 祖考與 太后之餘慶也 太后笑
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
敕 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
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 太祖頓首泣曰
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爲
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
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 太宗即位普

為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
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
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
為相聞記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古典郡奸賊事覺下獄
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旨執政
特俾郊赦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
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
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 陛下
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侍
中曹公彬有不軌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
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為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 上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此哉 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

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

為邊患

玉壺清話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王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

補成德軍牙職入周以後宮近戚歷典

蒲晉軍 太祖乾德初改內客省使兼

樞密承旨二年征蜀以為歸州行營都

監師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開寶七年十月征江南為昇州西南路

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

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出爲
天平節度使雍熙三年王師北伐爲幽
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
授檢校太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爲
武寧節度使真宗嗣位召拜樞密使
咸平二年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
配享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鎬性長厚以
王帝室近親尤所加禮而王恭謹彌至雖
公府宴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視王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覩監軍誠
散率之甚也

李宗諤
撰行狀

使吳越宣賚旣畢即日而迴私覲之禮皆所
不受越人追以奉之王猶不納旣而曰吾
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盡籍其數歸奏世
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
求索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
賢矣然此常禮不必固辭王始拜賜悉散
遺親舊不留一錢

行狀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并汾晉爲敵境

王未及壯爰膺戎寄晝則訓練夜則警巡
食無膏梁衣靡文采嘗一日王與主帥暨
諸賓從環坐於野適有鄰道守將命單介
馳書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為曹
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給也笑
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弋綈袍坐木素胡
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行狀曰
太祖始在潛躍寶典禁軍以王中立不倚尤
所推重然王非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醮
樂亦所罕至太祖益以此奇之建隆二

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汝
何故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苳
之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
妄有交納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將擢
用宜罄乃誠以輔新邦也行狀○又記聞云
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末酒彬曰
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
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
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大舉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
部署以王為都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
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

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
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
大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
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
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
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
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
平之洎全斌等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
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
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

曹彬一人耳 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
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
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
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笑曰卿
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
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

辭

行狀○又撮遺曰曹彬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

御當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

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諧言悉奇貨也 太祖密

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又記聞曰王

仁贍

自劔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

狀

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金

寶

此又誰邪仁贍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

但止有曹彬一人爾○晉公談錄曰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泊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着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自服罪曰臣從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切勿欺是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而曹之諸子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王與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所器重狀行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

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

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

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聞見錄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

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爲統帥將終全其城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
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
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
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
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
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
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啖而不荅迥等

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其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齎持鮮矣

苑談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

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狀行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

海上者矣程頤云

聞記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辦裝

張必得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願奏其

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

談苑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
相印洎凱旋恩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
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

上曰非忘之也

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

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

重爵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凍水記聞云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

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

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

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

年

狀行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皎如白日

不以富貴驕人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

五臨蕃翰位益高而志益下寵愈厚而憂

愈深不蓄羨財為子孫計不樹私黨為門

館恩所居之宅僅芘風雨敗簷踈牖不堪
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
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
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
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
朝興廢燦然胷中問一知十每與朝士清
談終日鴻儒頓生自以爲不及狀行
曹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
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
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聞記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
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
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
螫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旣平
江南回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
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錄田

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為藩帥中塗遇朝紳必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過市井性仁恕清謹無撓強

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王壺清話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

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子瑄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鬥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允降四

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瑄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灑水燕談

書稱其無心於世中益其
 我亦心於世中益其
 以至齊齊士享玉爵子
 武公以世其爵望其
 于班事桂王簡書道
 其四時經五越漢千三
 紅紫繼前於道南河王
 國生於南西北南南山朱
 嘗

公少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公名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
 中登第仕晉為翰林學士漢初加戶部
 侍郎周祖起兵以為樞密副使廣順初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世宗不豫入受顧
 命輔立恭帝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罷
 叅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傅薨
 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無得請謚立碑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
學術何以處之

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關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
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
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
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
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
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
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
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致大用

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
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聞見錄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
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
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後果為名相

談苑

世宗在揚州怒竇儀罪在不測范質非時求
見世宗意其救儀將避之質趨而前曰儀

近臣以小過忤旨罪不當誅因免冠叩首
泣下曰臣備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當帝
王之怒幸陛下寬之世宗意解遂赦儀罪

求蒙

范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

以戶口版籍為急

求蒙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

范質書言 太祖得衆心不冝使典禁兵

質不聽及 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

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 太祖亦歸公

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浦
等皆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

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

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

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太祖叱

之不退質頗諄讓 太祖且不肯拜王溥

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

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 太

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 太祖登

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相賀及

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聞記

○又龍川別志云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

王溥亦陰劾誠款今南御園則溥夙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

命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

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瓜入溥

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

質知勢不可退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

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切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行禮由此太祖深敬

重質仍以爲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爲稱首

范魯公嘉謀億量時稱名相自以執政之地

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

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

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

公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爲宰相矣沂公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

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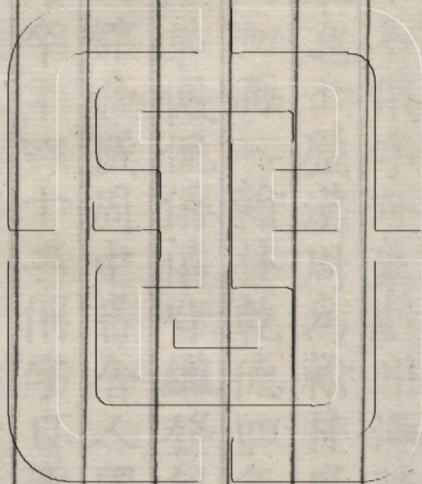
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止於禁中

親批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

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且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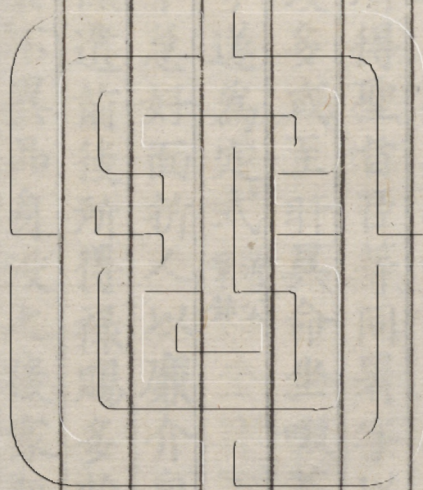
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具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
罷今遂為定式沂公筆錄
公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
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
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
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
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自太宗亦素重

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弼以為循規矩惜
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內翰竇公

公名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晉天福中
舉進士歷漢周爲翰林學士判河南府
國初再入翰林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三
儀弟儼侃偁僖皆繼登科儼字望之漢
史館修撰周中書舍人國初轉禮部侍
郎卒年四十二偁字日章周祕書郎開
寶中拜右補闕開封府判官出爲彰義
軍節度推官太宗即位召拜左諫議



大夫後拜叅知政事卒年五十八
趙普自樞密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
等皆已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
字普入奏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
署可乎普曰有司所署非帝王之事太
祖曰卿問陶穀實儀必有所說乃召問之
穀時爲尚書對曰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
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當時以
僕射尚書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六官之
長可以署勅儀曰此非承平之制不足法

今皇弟尹正京府兼中書令此正宰相
任也署勅宜矣普即入奏遂召太宗署

勅遺授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
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
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
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
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
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奏曰蜀少
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

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

臣矣

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
王著昨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
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
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
難於復召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爲
學士

金坡遺事

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

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
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
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
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
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
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
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
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
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苑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
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
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
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
稱儀有守欲以爲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
薛岳正叅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
歎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太宗亦稱
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間言
諸弟皆不能及僖亦中人之才惟僞爲有
操尚耳

求蒙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
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求蒙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宴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
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
命袍帶儼遂趨出

沂公
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
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於奎奎主
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

必見之老夫不與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

於奎

王壺清話

竇偁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邪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爲涇州節判後大即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叅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

言耳

談苑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

闕皆侍立焉

晉公談錄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公名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初
舉進士仕周為翰林學士國朝開寶
六年拜翰林學士遂叅政事太平興國
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拱初罷
淳化二年復相四年又罷明年以司空
致仕至道二年薨年七十二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
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

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
故曰湏後命耳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
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
老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
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
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
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
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
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

讚獨李昉無它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
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
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

驚朕矣

擬遺

李昉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
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

御自昉始也

蒙求

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
多毀昉人有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
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

昼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 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

求蒙

李文正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君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史厄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其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

西祀亦不能救也

史厄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

空致仕於家 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

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餽核之精者賜焉謂

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

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

如此也

玉壺清話

公溫和不無城府寬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

心循謹無赫赫稱好接賓客雅厚張洎而
薄張昺及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昺朔望
常詣其第人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
何數詣之昺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
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上世留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公名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

年舉進士太宗始臨軒親試擢冠甲

言科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八年擢叅知

政事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淳化中罷

既而復相至道元年出判河南府咸平

四年復以左僕射平章事六年以病罷

歸洛大中祥符四年薨年六十六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敬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篤工揖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戒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實事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

戚徽寵澤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湘山野錄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

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

時皆服其量

聞記

呂文穆公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

呂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歸田錄

呂公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史

呂文穆公旣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陰過洛

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 帝爲幸其

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

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

才也 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

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

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

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

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

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

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聞見錄

公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事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太宗嘉其無隱趙韓王開國元老公晚輩驟進同在相位韓王甚推許之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公名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後徙洛陽

太祖時舉賢良方正又獻十策皆報罷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第六年為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召還簽書樞密院事出知代州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

平章事四年出知成都府咸平初復相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大中祥符五

年以司空致仕七年薨年七十二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
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
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
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
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
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
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
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
之使輔汝為相也至 太宗初即位放進
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

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

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

衡州不十年果為相 東軒筆錄○又聞見錄云
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

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以
手取食 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

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 太宗
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泔江有勾欄地

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舡場而所

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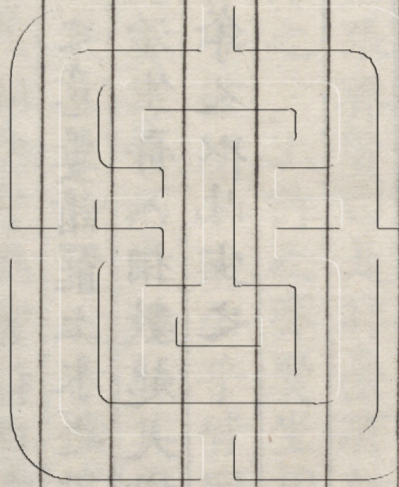
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求蒙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
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
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
自治之 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
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
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家入乙
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
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
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聞記
公姿儀碩大善談方略以致君之術自負往

往涉於踈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喜提獎
寒雋种放之召公所薦也大中祥符中嘗
言玉清昭應宮續畫祥瑞有損謙德及違
奉天之意屢請罷土木之役然不事儀矩
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公準
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公名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晉朝以蔭
補千牛備身開寶中知成都府 太宗
朝再爲開封判官皆坐累左遷復爲樞
密直學士拜叅知政事又擢拜戶部侍
郎平章事逾年以病罷薨年六十六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

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玉壺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

大塗

讀為
鵠突

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決意相之

呂氏家
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是時寇

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 上獨召準

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

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

曰議邊事耳端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

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

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

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

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

之外以戒凶逆端曰 陛下以為何如曰

陛下以為然今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

宰臣呂端請對 止召入之端見具道準

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

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

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 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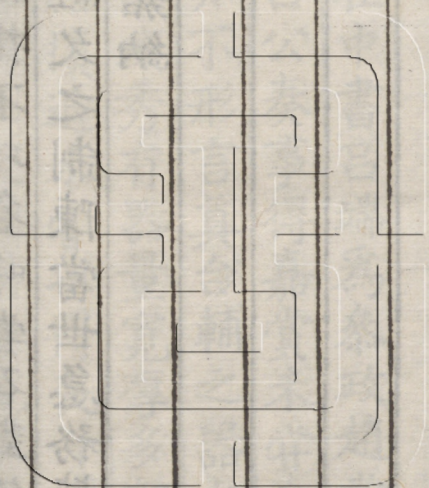
讎而益堅其叛心耳 上曰然則柰何端
 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
 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
 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 上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
 延州繼遷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記
 太宗大漸 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
 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
 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
 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

變鏢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端曰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
 下豈可遽違 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
 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奉鎮
 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
 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記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宰
 相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
 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記
聞○又談
叢曰
太宗

不預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升遂位即

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嘗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晉公談錄公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服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其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扎

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謹不敢當 真宗初即位每見公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上甚嘉納



奏公賢不類當 真宗四明立再長公滿
知曰自今中書事必然呂純特酒以野開

樞密錢宣靖公

錢若水二之二

公名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雍熙中
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擢祕書丞
直史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以
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以母老求
解機務便奉養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
士復判流內銓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
巡撫陝西還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薨
年四十四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
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
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
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
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
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希夷初謂
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
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
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

錄聞見

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
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
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
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
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
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
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
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
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
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

事詒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
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
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
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
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
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
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
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

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
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
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
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
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
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
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
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
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
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

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
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
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聞記

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
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
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
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
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
甚美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
好至今其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
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
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
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
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
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
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
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
翰竇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

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對曰 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 陛下

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記聞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芻粟四革將帥五明賞罰錢公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

悉有規節深爲戍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
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
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
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者今
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
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
至則乞罷其役時論贖之 上嘗謂左右
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才力有餘止疑其
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夭

玉壺
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
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
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
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
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
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
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
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
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

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苑公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繼母以孝聞風流儒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曾中豁如也

李公文之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公名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平興國五年
擢進士甲科召試除右補闕知制誥淳
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四年罷

真宗升儲以爲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
師傅禮咸平初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景
德元年七月薨年五十八乾興初詔配

饗 真宗廟庭

雍熙中王化基上封自薦 太宗謂宰相曰

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召試並
除右補闕知制誥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

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叅知政事

求蒙

趙保吉久叛朔方危蹙中外咸以為靈州乃

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皆驚上訪於

李文靖公公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

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靈州果陷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

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
安能坐致大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
有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
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
之先識過人遠矣

歸田錄○又涑水記聞曰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

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

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

年多事巡遊大脩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

知之明矣○又龍川志云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
旦叅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
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
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

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
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
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
無口匏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
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
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
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
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
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
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

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
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
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常言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
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
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苟
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談苑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沆嘗問治
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為先 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 帝深然之故終 帝世數人者
皆不進用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
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疏納
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
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
罷致堯故自 真宗之世至 仁宗初年
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龍川別志○又東坡志林云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云 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 獨以無心故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時以至公猶能

取信 王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

先生言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宰

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龜山語錄

李文靖公為相時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

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

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為不可其

議遂寢書曰成王畏相其此之謂乎

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
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
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
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曰如
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
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
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
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東軒
筆錄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
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聞見
錄

李丞相沆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好賢樂善爲丞相有長者之譽頗通釋

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

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

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

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
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
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
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
沐浴右脅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
穢氣亦履行之報也

談苑

公沉厚寡言內行脩謹識大體居位謹密不
求聲譽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
退公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性直諒有守駙

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
公曰賞典之行湏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
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
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
乃卒拜焉公在相府動遵詔條不可干以
私然人有請求無所辨明旣抑退失望則
歸咎焉公亦不介意也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
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
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或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

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旣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此最爲得宰相大體後之爲宰相者則或
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
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
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元城先生語錄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
事已寬矣溫公訓儉

